

他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印”的授印人

唐吉慧



1955年袁希洛于叶圣陶家中。前排左起：叶绍铭、袁太太、袁希洛、胡墨林、叶永安。后排左起：王伯祥、顾颉刚、夏龙安、夏满子、叶圣陶。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悬挂于袁希洛房间的孙中山像



威海寄来一箱苹果，大大的红红的。我取出一只尝，脆脆的甜甜的，一口清香。哲豫先生说这是自己妹夫结交了威海的果农朋友得来的，据说那一带的苹果不错，于是请妹夫寄了一些给友人，请大家一起品尝。

哲豫先生姓袁，与我是上海宝山同乡，生于1946年，晚年在海外生活。因为对乡邦文化的热爱，我与他成了未见过面的老朋友。他的父亲名袁铿。

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年轻时在宝山县立小学(宝山实验小学前身)担任教师，1928年，22岁的陈先生与同事徐学文正在课堂上，突然被吴淞要塞司令部宪兵以“革命”罪抓去了公安局。陈先生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幸亏学生方修与袁铿及时去他们寝室转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籍与刊物，使宪兵没找到“罪证”，审讯了他们两个半小时后放了他们。陈先生提到的袁铿便是袁哲豫的父亲，而袁铿的父亲是袁希洛，辛亥革命元老。

授孙中山大总统印

上海宝山近现代史上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袁希洛生于1876年，是家中老三，老大是袁希涛，老二是袁希谦。袁家祖籍宁波，先祖是海塘的监造官，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从宁波沿海修建海塘一路修到了吴淞口，袁家继而定居宝山城隍庙内南街。我之先写袁希涛时不明白他们为何民国时从宝山搬到吴淞又搬到上海市区，最近才了解，原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军炸毁了他们的房子，他们迫于无奈才迁居的。这也使得袁铿自此立下保家卫国的志向，高中毕业后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哲豫先生小时候对宝山没有任何印象，自3岁有记忆开始，他与父母亲住在虹口山阴路的外祖父家，祖父袁希洛则住在淮海中路淮海坊，在这个曾经住过巴金、徐悲鸿等许多名人的里弄，袁希洛所住房子的门牌是9号。虽然两处相距较远，但父母亲常带着他去探望祖父。他记得9号是幢三层的老楼，祖父住三楼朝南的一间屋子，后面有

一小间供保姆居住，向上走几级楼梯是个小晒台，后来改成了小厨房。祖父房间左右两侧的墙上挂有相片，左墙挂着祖父已故父母的相片，右墙挂了一张很大的相片，每次他去祖父家都要向太祖父、太祖母像鞠躬，也要向那张大相片上的人鞠躬。祖父告诉过他大相片上人的名字，他记不住，等大些才知道那是孙中山。

1903年，袁希洛先生第一次前往日本留学，第二年回国后在多所学校从事教育工作。1906年，再次东渡时，终于如愿加入了同盟会，因为他在25岁时就下定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决心。加入同盟会后，他一面学习各种科学，一面参与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时他曾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随着上海、苏州相继光复，他担任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江苏省代表奔赴汉阳。当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十七省都督府代表公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先生从上海抵达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袁希洛先生代表中华四亿余人民，手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授予孙先生。袁希洛先生在《辛亥见闻录》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形：

八时，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大家拥了中山先生到大堂。此时新军第九镇的士兵，从大门起左右站立，五色国旗飘扬，直达大堂前阶。司仪员是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唱鸣礼炮，炮声二十一响后，典礼即开始。我站在

礼台左侧边，总统向南立，右边是代表景曜月，左边是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总统左手宣誓毕，景曜月代表致颂词，胡汉民代总统读答词，总统亲读就职宣言，我手持大总统印授总统，总统受印，交秘书长盖印于宣言上……

临时政府成立后，袁希洛觉得革命工作可略告一段落，随即辞去代理临时参议院议员职务，回归教育岗位。他在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盖环球文明之图，罔不以国民教育为立国之本。”(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稿)他期待多教育青年学生，使他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与此同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他仍参与了不少政治工作，并担任过启东、南汇两县县长等职务。

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5年9月，新中国成立6周年之际，袁希洛受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0月4日晚，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很关心他的生活，问他是否有自己的屋子。他答：“我自己没房也没有地，是租住的三楼一间。”毛主席说：“你真是无产阶级了。”接着问：“你在北京常住好吗？”在上海生活有否困难？”袁希洛觉得北京居住也可以，说：“惟在上海蒙陈市长任我为市参事，每月给我一百二十余元薪金，更因我年老，步履宜慎，在家备咨询，故生活没有困难。”会谈中，毛主席得知袁希洛这次

来北京没有带寒衣，便说，北京天气很冷，让统战部的同志赶快为他们去买卫生衣裤绒线衫，还对徐冰同志说，“尽快为袁老先生做长的中式皮袍”。(袁希洛手稿《北京观感录》)

袁希洛1910年在苏州草桥中学做校长，学生中有叶圣陶、顾颉刚、王伯祥等。1912年春中学毕业之际，叶圣陶萌生了做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愿望，他和几个同学找到袁校长，请他指点出路，袁校长对他们说：“政界不是你们去的地方，还是教育界吧，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要紧的是培养国民。”叶先生听了袁校长的话，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为此对袁校长十分感激。而少时身体孱弱、“不知人间有体育之事”的顾颉刚，则在袁校长新式学堂军事训练与体育课程的锻炼下不仅强健了身体，同时点燃了热火的青春。老人此行欣慰的是，见到了这几个多年未曾相见的学生，只是学生们也都老了，久别的师生像叶圣陶家里老四合院窗台上飘落的落红一般深情。

10月9日这天是星期日，叶圣陶约老校长袁希洛夫妇来家里吃午饭，11点左右，王伯祥、顾颉刚先来了，接着来了夏丏尊之子夏龙文。夏丏尊先生过去与希洛先生同住霞飞坊，袁太太与夏太太过从甚密，夏太太临终时袁太太就守在她身旁。希洛先生与太太差不多12点到。令袁太太惊喜的是，叶圣陶特地叫来了自己的妹妹叶绍铭，因袁太太是叶绍铭在南通女子师范上

学时的老师。用过午餐，照相馆的人拿着照相器材进了院子，在叶圣陶的张罗下，大家拍下了一张合影。

袁希洛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待回到上海不久，政府为他安排了茂名南路126号二楼201室朝南的一套三室二厅的公寓。第二年10月是辛亥革命45周年，老人写了一篇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中谈到孙中山先生授临时大总统印的旧事。其时哲豫先生随父母亲搬去了新乐路，离祖父家近了许多。他在陕西南路小学念五年级，那天老师布置回家作业，要大家写一篇关于家人的作文，他见到报纸上祖父写的文章，便偷偷抄了一段交差，说这是他祖父告诉他的故事，结果老师看后认为他瞎编，遂请他父亲去了一趟学校。不过袁铿没有责备自己的儿子，回家后对他介绍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他听得入神，更为敬重自己的祖父了。

一生痴迷天文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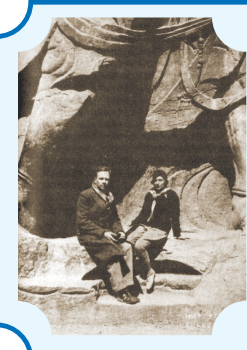
上海中学的前身是创办于1865年的龙门书院，袁希洛15岁跟着大哥袁希涛去了龙门书院念书。袁希涛对自己的弟弟说：“我们要研究有用的学问，不可专门读中国四书五经，做八股文，写试帖诗。”龙门书院着重研究经史，却也购有地球仪、地球仪和天文地理类的图书让大家做研究。袁希洛由此了解了天体中的太阳等恒星，又知道八大行星环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这学生为什么要钻进训练班？他向温德讲起了往事。

原来，不久前著名的战地记者萧乾从缅甸采访回来，要经过昆明到香港去。联大高原文艺社闻讯特地邀请他来演讲。战争期间，战地记者出生入死，用自己的笔向大后方报道战况，使后方民众与前线息息相通，因此战地记者成了文学青年特别崇拜的对象。加之许多学生此前就读过萧乾的作品，尤想一睹其人风采。那天，听讲的教室坐得满满的。过了一会，高原文艺社的学生领着矮胖黝黑的萧乾进来了。他风尘仆仆，笑咪咪的，演讲的题目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抗战期间，中国东部沿海大片地区被日寇占领封锁，内陆与外界隔绝。修筑一条从缅甸通往云南的公路(即滇缅公路)，是打开对外通道、运进战争物资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要通过崇山峻岭、峡谷溪流，工程异常艰巨。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动员了2500万民工投入筑路工程。人手不够，男女老幼都出动，自带工具粮草，赶工修建。民工们风餐露宿，许多人就睡在荒野野岭、岩下洞穴。萧乾花了三个月时间深入工地采访，了解到筑路的详细情况和许多感人的事情。有的民工家庭祖孙三代老小都来到工地：大人有的开山，有的伐木，有的挖土；老人、小孩打石子。工地绵延分布在狭窄的悬崖上，工作条件差，人多路窄，民工们挑土扛石，人山人海，十分危险。气候条件不好时，有人不小心掉下悬崖，直到晚上清点人数时才发现。有一对年轻夫妻，负责凿孔炸石(要先往炮眼里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陈宇 著

装炸药以后再点火)。按规定，每天凿炸六个炮眼刚好日落西山，可以收工。那天，打完六个，太阳还没落山，他们想多打一个炮眼，但终因太疲劳了，丈夫忘了往引信火线上撒些沙土，以延缓爆炸时间，结果点火后他还没跑出安全距离炸药就爆炸了，火星同时引爆了妻子身上背的炸药，小夫妻俩都被炸死了。但凿孔炸石的民工们并没有因此畏缩，为了早日开通公路，他们继续在悬崖峭壁上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千千万万民工，以卑微的身躯、有限的体能，使用最原始的工具，肩挑手扒，用血肉之躯使滇缅公路一寸寸延伸。滇缅公路云南段长973.6公里，有370座桥梁，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过巨款，民工们经过八个月苦战，终于开通了这条国际大通道，这令世人惊叹。英国《泰晤士报》称：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该工程的艰巨与伟大堪与巴拿马运河匹敌。

平日里，学生们都希望有机会到第一线参加抗战工作，听罢萧乾关于滇缅路的采访报告，他们更具体地感受到了千千万万普通民众为抗战不惜牺牲的

精神，希望自己也投身其中。但不久滇缅路就被掐断了，缅甸也被日军占领，中国又被封锁了，代之而起的是驼峰航线的开辟。如今驼峰航线急需翻译人员，于方彦就赶来了。

于方彦对温德说：“我的水平比不上外文系的，不过大砖大瓦可以盖房子，小砖小瓦可以垫脚垫脚呀！我好歹是修过英语的。请您相信，我会加倍努力，刻苦学习，有您温德先生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我一定会达到起码要求的。到时不行，您再把我赶走也不迟呀！”温德见此伶牙俐齿、善磨嘴皮、态度诚恳，就耸耸肩膀，答应姑且收下，以观其进展。

联大教师艰苦卓绝、忧国忧民，联大学生奋发有为、一心报国，令温德深受感动。与此同时，他在昆明也目睹了另一番景象。

时局动荡，朝难保夕，昆明之外的一些富庶县乡暂得偏安一隅。一些富豪乡绅，备了厚礼、重金、云土(云南上好鸦片)，雇了轿夫，专程到昆明延请知名文化人入住幽静乡间，好酒好菜款待，为其提刀撰文。内容虽细皆具，有褒扬

绕太阳。月亮是环绕地球的卫星，地球大小是月亮的四十倍，月亮的光是太阳照射的光，所以有朔望盈亏的现象；太阳大地球两万多倍，距离地球约1.5亿公里。月亮距离地球不过40万公里，由此人眼着与太阳大小差不多。同时天上没有上帝和玉皇大帝，地球的构造也表明地底下没有地狱。通过这些研究，天文地理成为他一生痴迷的兴趣。

哲豫先生觉得“祖父似乎希望我长大后能从事这方面工作”，因为每当夜晚满天星斗，希洛先生会指着天空为孩子时代的他讲解如何通过寻找北斗七星在夜晚判断朝北的方向。他至今清楚记得祖父反复为他介绍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及地球(2006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决议：冥王星被降级为矮行星，太阳系目前只有八大行星。编者注)，也他介绍地球是环绕太阳的第三颗行星，比水星大，与金星、火星大小略同，木星比地球大十倍，土星比地球大八百倍等等。怎奈稚子顽皮，小哲豫对天文地理毫无兴趣。他说：“这方面，我想我一定很使祖父失望了。”好在希洛先生之子袁铿、袁颢分别是龙门书院更名上海中学后的35届高中与35届初中学生，袁希涛之孙袁哲俊是41届初中学生，1960年，哲豫也考入上海中学高中，至此袁氏宝山家族有四人入上海中学有着缘分，令希洛先生万分高兴。1960年正值困难时期，物资供应极为匮乏。希洛先生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政协给予照顾，每月有几张券可以去政协俱乐部用餐，每张券可点一道菜，老人平时不舍得用。有一回，他和袁铿夫妇带上哲豫去政协俱乐部庆祝孙考入上海中学，点了好几样菜。席间希洛先生嘴上总念着上海中学的好，要小孙子好好珍惜，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建设国家。1963年，哲豫以454分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最终成了一名计算机领域的科研人员，长期在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工作，直至2006年退休。

北方干冷、上海湿冷，“要是再下一场雨，风一吹，能冻到骨头里”，这是每逢冬季我的北方朋友们对上海的抱怨。过去条件有限，大家能想到的办法多半是身上多套两件衣服。希洛先生当年家里用了一种北京煤饼炉取暖，使用时炉子每次只能放下一个煤饼，通过管道将煤气引出室外。1962年1月，正是寒冬时节，没多少日子就是春节了，老人心里无比喜悦。那天晚上，他早早入睡，袁太太见煤饼烧去半个，担心夜半烧完房间太冷，于是加了一个煤饼，但煤饼的盖子无法盖上，以致煤气外溢，第二天清晨，老人再没有醒来，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哲豫那时正读高二，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赶去华东医院，望着病房里昏迷不醒的祖父，心里满是哀伤。1月3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老人逝世的消息，2月1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市统战部副部长王致中作悼词，给予希洛先生一生极高的评价。

解放日报 连载广告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

雇主先人文治武功的族谱，有为雇主细述祖宗世系的家谱，有为雇主太爷竭尽颂词的功德碑，有为雇主生日宴饮撰写的寿联。此外，还不乏刻制墓碑的各式文字、撰述墓志铭等。

前方战情每况愈下，后方竟呈如此景象，令温德感慨不已。他在香港居住过，此时不禁想起了在那里的老朋友华朗西。华朗西，英国人，住在香港。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调六万多兵力，由中国内地方向出击，从海陆空围攻香港。那时香港是英军在亚洲的重要基地。负责防守的有英国、加拿大、印度军队及香港义勇军共一万五千多人，还有英国五架皇家空军飞机、三艘驱逐舰。但开战不久，五架飞机就被炸毁了启德机场，一艘驱逐舰被炸沉，两艘载着家眷仓皇逃离。英军孤立无援，弹药不足，水源又被切断。打到第十八天，正好是圣诞节，香港总督被迫向日军投降，并亲率部属向日军司令部签下无条件投降书。之后，大批日军以高头大马的骑兵为先导，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举行了入城式。香港沦陷了，原总督被废，日本任命日军一个中将任港督。香港被日本改称为“香港”，街道名称也被改称“日本昭和十六年”。为解决粮食问题，日军驱使大量居民离境。留下的，不仅要经过严苛的身份甄别，还要俯首恭顺地向“皇军”申领“良民证”。华朗西——这位向来以堂堂大英帝国臣民自傲的人，面对此情此景，感时伤事，羞愧不已，忧愤自杀了。

温德跟吴宓提起华朗西时，颇显伤感。其时温德已过五十八岁，在清华诸老友中年纪最大。他深感中国前途堪忧，不免惆怅与激愤。